



怀念一个

在神仙居喊你

张明辉

聚了又散
生命像个陀螺，你说
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前一秒登上索道
下一秒已经到站
中间的过程可以忽略
就像这山外的景
双脚凌空站在玻璃平台上
头上是浮云脚下是深渊
你就这样悬浮着
内心有十二面鼓在击打
没有陪伴的日子
你故地重游
你想接近他
甚至在下山路上喊了他的名字
潜入深山，只为
找寻一声失散的鸟鸣
他听见了
他说，魂魄存放在鸟雀胸腔
灵魂已经上路
隔山隔水

崇国寺

李虹

晋朝的阳光拂过古旧瓦片
几盏几衰的青苔记录着光阴更迭
僧渡过的沧海
轮回成插竹为记的普光寺
端吻远眺
山外是桃杏是桑麻是炊烟车马
一千七百年车轮碾过的痕迹
是历史书上斑驳的掌纹
几经磨难几度明灭
寺庙用香火为自己渡劫
废墟与残垣不懂嗔怒
而风雨依然记得那些手掌的颜色

春日宅家

李轶贤

旷野无声究可哀，草儿破土又徘徊。
春风不肯宅仙界，偷吻小桃红了腮。

终于哭了

郑云霄

究竟，前世
修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路
才换来
今生与你相遇
你挥舞春之手
抚去冰峰上，覆盖千年的霜雪
露出
这一抹绿色
当音乐响起
春风，挽着海浪
与台下的人群
从东西南北，涌入心房
那两汪沉寂的湖啊
终于起了涟漪
慢慢地，溢出来

四

陈素琴

星月西沉
暗夜无边
你依然睁着不眠的眼睛
聆听着两三声孤鸟啼鸣
当你痛失你的孙女我的小孩
一切的繁华瞬间都随了至亲埋入坟地
从此余生漫长寂寞辽远
从此苦境深因以泪洗面
你看不到日升月落斗转星移
你触不到亲人的关切与忧虑
那夜半的孤鸿声里
浸透了你的疼痛你的哀思
那痛楚深入骨髓触碰呼吸
你的哀思是一张无处不及的网
缠绕在永远缺着一席的饭桌上
缠绕在不再响起笑声的空房里
缠绕在不期而至的叹息里
直到黑白画框勾结了你的长憾你的悲哀
我也时常半夜惊醒
侧耳搜寻着哀鸿悲鸣
昨晚我又梦见了你
梦里梦外
孤鸿盘旋



灵魂高贵的人

冰逸/文

春风已约谁沽酒，陌上花飞知不知。

——题记

复初先生去世已一周年。此刻，惻惻轻寒，冷雨飞窗，我端坐灯下，敲下这些文字，以表达我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兄长的深切怀念之情。

林复初先生，号溪柳老人，1951年3月23日出生，温岭市箬横镇翻身村下洋林人。少家贫，曾在田头以手作笔，在泥上刻苦习字。早年从事刻字卖画，20岁后因书法盛名进入箬横粮管所工作。在箬横乡野，凡提起本地写字人，几乎无人不知林复初。他的口头禅是：“装装有趣！装装有趣！”其墨迹大多散落在崖石、碑坊、桥梁、厂房等题额之中。他本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温岭市书协、诗协、民协会员，于2022年3月8日因病去世，终年72岁。

我与复初先生相识大概在2000年左右。一晃已廿年多矣！那时我刚从横峰调到箬横工作，做银行信贷员。那时，粮管所的老蒋总是我们的大客户，他见我的字不错，且喜欢写，便道：“我单位有个林复初，字写得很好！瞧，墙上那幅就是他写的！”我猛一抬头，不由得肃然起敬。墙上挂着的这幅字似已多年，写的是“人贫穷一点才有精神”，写得苍劲有力、潇洒磊落，颇有铮铮铁骨之态。落款却是“遵嘱”二字，遍问同事也不知是谁写的。如今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有空倒要去讨教讨教！哪想时隔不久，他竟然径自问讯过来了！两人相见甚欢。那时，他49岁，我25岁，刚好大我整整两轮，父辈一样的年龄。虽然忘了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逢人客客气气，一副谦谦君子、温厚长者的模样，一直刻在我脑海里。我们两家单位相距不过200米，有空也时常相互走动。听他谈文入轶事、圈里江湖过往，也是一种享受。当时，他送了我两本《箬横书法》的会刊，虽薄薄十多页，内容却很丰富，有书法作品展示，有经验谈，有人物介绍，有“艺海钩沉”，十分可读。没多久，他便介绍我入会了！我当时也不过是偶尔涂鸦戏作罢了，却能进入一个较为正规的团体，和一群热爱书法的同道老师们在一起相互学习，共同交流提高，不带任何功利心，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箬横书协作为温岭市首个乡镇一级的书协组织，在市内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进城办书展，到中小学校义务教书法，书写百米长卷捐给市档案馆，每年进村给老百姓写春联，样样都离不开复初先生的组织和操持。特别是办这个会刊，从2000年至2009年，每年4期，共出了40期，至后来每年两期，最后至2016年，实在因身体精力不济，方才作罢。这其间，都是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来回向各书友约稿、催稿、搜稿，实在没有稿件就自己写，收稿了还要骑车送到六七里外的贯庄一家文印店叫人打字、拍照、排版，逐字逐句核对，真是费尽心力。我也便不揣鄙陋，时常将粗文浅字给他，他每次都用心信封细心收好。今翻阅旧作，惟觉汗颜。对于编刊，有一事印象颇深，我时常兴之所至，随手交给他一些诗歌散文，协会有人认为与书法主题不大相干，建议不用发，他却力排众议，有稿子都给登了出来，并对人说一句：“书法，岂止是写字，一个学书者只有具备相当的综合文化修养，才能走得更更高远。”这会刊，基本上都是他在一手操办，却连主编、编委都不是，只在扉页上挂了个“编务助理”之衔。这协会职务，他除了一届勉为其难做了会长外，后以身体不好为名，退了会长不说，还连退了两次理事，其虚怀若此！

刊中有“艺海钩沉”栏目，里边的照片都是先生从周边的石碑、墓碑、桥梁、廊坊等刻石辛苦拓印而来。记得刊中提到高龙桥下有座“父子同孝坊”，建于嘉庆年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毁，两根坊柱被移作河中作了桥墩。在2003年7月，先生偶闻之，便和应伯青书友及附近热心村民一起，不顾烈日曝晒、淤泥恶臭，架起梯子伸入水中，用木板隔水，棉被堵缝，将水一桶桶提

出，费了好半天时间，硬是生生将湮没近2米深的楹联全文拓印完整，印出来给大家欣赏。相传是温岭清代名家陈殿英的书迹，然这其中甘苦，又有何人知？！

最快意的是与先生一同出游，途中听他讲圈内掌故、奇闻轶事，亦是一种享受。当时也不知他是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只觉经历比我多，“肚里货”也多。后来才知道他多年前就骑一辆单车，带个茶壶和几个馒头，走遍箬横周边，专门搜集并考证民间故事。一次甚至坐车到邻县玉环，差点迷了路。我曾和他一起到过绍兴兰亭、鲁迅故居，去过温峤戴氏宗祠、“一门七牌坊”、新河戴复古庙，见了一副当地名士毛济美的字，那几乎全是生僻字的对联，居然认不了几个！行在塘下屏上山道，寻访那块四米多高的巨石，此所谓戴复古“石屏”名号的由来，据说原有两块，另一块早不知所终。去过大溪流庆寺，先生见寺门口楹联上有野萍先生书迹，便拿出一卷纸和铅笔，让我帮忙，十分麻利地拓了起来。我当时很是惊异，身不离纸笔，比我行里的客户经理每天带名片还敬业，是大唐李贺附体耶？！近三米高的长联，够不着，便从寺里借来梯凳，我帮忙按纸，让他帮忙，十分麻利地拓了起来。我当时很是惊异，身不离纸笔，比我行里的客户经理每天带名片还敬业，是大唐李贺附体耶？！近三米高的长联，够不着，便从寺里借来梯凳，我帮忙按纸，让我帮忙，十分麻利地拓了起来。我当时很是惊异，身不离纸笔，比我行里的客户经理每天带名片还敬业，是大唐李贺附体耶？！近三米高的长联，够不着，便从寺里借来梯凳，我帮忙按纸，让我帮忙，十分麻利地拓了起来。我

我回城区，在后台部门工作，数番又想干回业务。可一想到拉业务得看人家脸色，又有动摇。不定之中，先生笑着劝慰说：“想好了罢？也不要太辛苦，虽收入少点，想想路上拉板车的，就平衡了。”是啊，看看先生自己，本来靠自己的书名，办个书法培训班，周边生源还不是纷至沓来？如今，却清贫若此！长住镇里小街的一间老房，四壁黄砖，连墙都不曾粉刷，真是不折不扣的“陋室”！很多青年、学生时常慕名前来求教，他总是倾囊相授，知无不言，却从来不言“钱”字，真是做到了“人贫穷一点才有精神”！

与先生对酒，也常见其作“愤青”状。言及有老板过来要人会，称赞助多少多少钱，给他个理事当当？有玩写字得奖的“书法家”来说，加入协会，总得是个副会长吧？“真是有辱斯文！”他忿忿地说。世间百态，无非如此。当时，我就送了他几句诗，安慰他：“纸上烟云图一快，胸中风雨共谁鸣？劝君莫话江湖事，大碗呼来一闷口！”说开了，也就畅快多了。

2018年下半年，先生觉手抖，步不稳，几乎不能写字。问医生，可能是帕金森症状，犹是不信。后来，状况加重，时常没来由跌倒。有一次开会时，我去接他。他一跳下车，没说两句，便人事不知，径向我身上倒过来，过两三分钟方自醒转。后去椒江、杭州反过来复查，终是确诊，心也便灰暗很多。有书友去探望，他无奈道：“可怜我这写了一辈子字的手，却眼睁睁就这样废了，这命运啊，太捉弄人了！”我们也十分无奈，只是安慰再安慰。这期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繁华事散一梦凉，手骨僵麻半死伤。举笔迟迟无落处，更听秋雨夜绵长。”可知心境之悲凉。

2021年9月份，微信里听他说话，口舌已是粘粘糊糊夹杂不清了。2022年元旦，我写了幅“寿如金石”书法发过去，等过十多天回复来：“收到，谢谢！（请人代发）。”问之无答，隐知不妙。然在疫中医院不得进，亦无可奈何。新年时发祝福过去，已如石沉大海。3月7日，他从台州市立医院被转运回家，次日晚9时，即过世。我因未得讯息，未能见其最后一面，9日赶去已是天人永隔。

想起他有一年新春时发来祝福：“愿春风与你同行！”真诗家语也。而今，春风又如约而至，斯人却不归。念及过往种种，我登时难掩心头之悲，遂写下一首《悼复初先生》：“不论书来不论诗，廿年相见胜初时。春风已约谁沽酒，陌上花飞知不知？！”

且让我以先生最后一次展出的书法，一首李大钊同志的诗，以壮行色：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先生，江湖不远，来生再见。

国乐情怀

林松其/文

回忆起2010年“五一”节，我不串门、不逛街，只窝在家里坐拥电脑、电视，一边收看世纪盛事——上海世博会开幕、开园节目，一边打开电脑多媒体播放器，尽情聆听悠扬、悦耳、动听的民族器乐。随着列表中邓建栋中胡演奏曲《赞歌》的播放，顷刻间，低沉、婉转、娓娓动听的二胡声像山涧流水汩汩而出。这莫不是广袤无际、沃野千里的大草原，牧民策马扬鞭、欢歌曼舞，多彩生活编织成的动人旋律吗？次第是蒋才如二胡演奏的《春江花月夜》、朱昌耀演奏的《二泉映月》……平时忙，没有节假日通常是无法有闲情雅致享受这份天籁之音的。不过，正因对国乐的一往情深和痴迷情怀，才有国乐在我心灵深处的永远飘香。

我对民族器乐的兴趣，断不敢说始于孩提时代，但那时好像就有一种朦胧、渴望的意识。读小学的时候每晚做完作业，睡觉前准能听到县有线广播喇叭播放的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曲子，一听就兴奋不已，口里跟着哼哼也过瘾。听完这首热情奔放、欢快洋溢的笛子曲后，钻进被褥里才睡得香甜、踏实。木板壳石磙喇叭就挂在我家屋外，一遇到阴雨、潮湿天气，声音腔调自然就“蔫”了，听起来走味，让我干着急。

真正对民族器乐有接触、颇感兴趣，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念高中那阵子。我跟在班里几个文艺骨干屁股后学了几天二胡、笛子。后来，有个同学不知从何处弄来三张手抄的《军队和老百姓》《北京有个金太阳》《喜送公粮》的二胡曲子简谱。大家兴奋不已，争相传抄，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哼着不过瘾，就“真刀真枪”对着简谱吹拉尝试起来，难以为听，被同学笑称为“狗咬齿”。后来，听人说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才好听，人见人爱。那是资料匮乏的年代，这张曲谱，最终为伊消得人憔悴，四处搜寻也未果。后来有了收录机、盒式磁带，才填补了心中的缺憾。撩人的琴韵，一次聆听，一次拨动我的神经。夜阑人静，月冷泉清，哀婉的琴声熨不平一个民间盲艺人对饱尝人间辛酸痛苦和坎坷人生的感慨！那是华彦钧（阿炳）的人生绝唱，且是经典绝伦的国乐精粹！

手里缺失的东西，才是珍贵的、令人牵挂的。毕业后刚有份工作，有一次路过松门西门街一间摊铺，见铺上有中唱公司灌制的民族器乐旧唱片卖，我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正欲贪婪多买几张，可摸着口袋，囊中羞涩，只能将有限的几张彩色塑料唱片先拎回家解解馋。欲念难平，再光顾时，人家说已售罄，失之交臂那个“悔唉”！不听，耳朵痒，心里痒，终是借了人家的唱机才得以一饱耳福。从此，脑海里烙上了弦乐大师刘明源先生改编的二胡曲《河南小曲》、朱昌耀创作并演奏的二胡曲《欢庆锣鼓》两首欢快明亮的曲子。民乐扣人心弦之美，听后那份舒畅、欣喜和陶醉，令人久久难忘。

有一种追求叫执着，有一种执着叫深爱。为了满足兴趣爱好，我萌生了买收音机的念头。省吃俭用，花了四五十元钱买了一台小型的“红灯牌”收音机，又订了一份《中国广播报》。多少个晨曦夜半，我守候着电台收听，有原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的《春节序曲》，“江南笛王”赵松庭的《三五七》《幽兰逢春》，“中国魔笛”陆春龄先生的《欢乐歌》《鹧鸪飞》等曲子伴我坠入梦乡。听着刘文金创作、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慧芬演奏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气势之恢宏，旋律之壮美，振奋人心，令人心生豪迈、激越之情。琴声绵绵，笛声悠悠，音乐充实了我的生活，洗涤了我的心灵，我也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乡通了电，我买了一台单卡的收录机，足足高兴了一阵子。逛书店，买磁带，成了出差“以公夹私”的“必修课”。进入到九十年代，耳听设备淡出像走马灯似的：盒式磁带成明日黄花，淡出舞台；CD机、CD片、组合音响成了宠儿。我虽算不上是个发烧友，也添了一台。每到音响店，痴迷不改，掂着CD片不买就手痒。钱没少花，为的是涉猎不同的地域、器乐作品，收藏不同的版本，聆听、欣赏不同的演奏风格，例如广东音乐、江南丝竹、葫芦丝、马头琴等等。

近年来，我使用电脑多媒体播放器，虽没有达到玩转的程度，但也能随心所欲，觉得好使。现在的网络信息时代，我从华音网站中欣赏到了不同演奏家演绎的《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江河水》的版本；听到了从未接触过的《陕北抒怀》，现代京剧改编的民族管弦曲《乱云飞》等经典之作；与众里寻她千百度的二胡曲《欢庆锣鼓》《河南小曲》“再度重逢”。国运盛，国乐昌！中国的民族器乐浩瀚如星辰，充满内涵又深邃。听着这些不朽名作，往往使我浮想联翩，亢奋激越，悲喜交集！“阳春白雪”成了我的最爱，我执着、我坚守、我珍爱，与之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智者说，听音乐可以疗病痛、解郁闷，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人的涵养……有音乐相伴的日子是甜美的、幸福的！我将与音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